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四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(奏稿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四卷)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克复水阳东坝等隘高淳等四县折

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

奏为水陆各军剿抚兼施，迭复水阳、新河庄、东坝等隘；高淳、宁国、建平、溧水四城；恭折驰陈报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官军攻克水阳、新河庄，并复高淳、东坝等城隘，臣国藩于十月十二日，附陈大概在案。方鲍超进军仙人桥，王可升进军东门渡，出金宝圩之南，将并攻新河庄。臣玉麟以该处地窄势险，未可以用众也。因率喻俊明、唐敏义水师两营，并约吴坤修、刘祥胜、傅家桂等陆师六营，出金宝圩之北。将有事于水阳。臣杨岳斌亦率李济清、罗宏裕、王仁和等战船来会。师次窑湾，见有坚大石垒，炮眼层列，能越水阳等垒而遥击我军。九月二十六日，风雨蔽天，贼备少懈。喻俊明、唐敏义乘夜运炮过河，密排洲次，彻夜环轰。比晓，石垒半圯，遂合刘祥胜等鼓噪而前。李济清、吴坤修，亦驾小划入亮陟门，平圩埂数垒，并攻水阳，破之。其南路侧有成发翔、张锦芳等，带舢板进南湖，毁夹岸两卡，即于次日冲过新河庄，从油榨沟倒击而下。时鲍超浮桥未成，弗克东渡。王可升偏师独进，正与众贼相持。各水勇升岸大呼，逾濠竞入，力攻新河庄，又破之。水阳迤北曰沧溪，距沧溪十余里曰塘沟，为直达高淳之要路。臣<彭>玉麟于二十九日令吴坤修、万化林，往取沧溪。亲督水师，及傅家桂等陆师，袭陷塘沟。进塘沟数里曰高淳、湖口。东西两垒，万枪齐发，阻我陆军进步。

十月初一日，唐敏义、王仁和，于枪子如雨之中，会合各舟师，疾驶而进，拔其坚垒。又数里曰长乐镇。街市之中，贼筑石城炮台，旌旗迷目。我军略不停桨，冲入湖心，忽梗一桥，洋枪集于桥下。喻俊明、罗宏裕、李济清，傍两岸悉力冲击。唐敏义、王仁和，争拔桩木，砍断桥梁，一跃而上，举火立焚石城。该镇既克，刘祥

胜、傅家桂，亦渡旱队来助。吴坤修、万化林，亦自沧溪战胜而返，乃合军谋进高淳。先是高淳贼目杨友清乞抚不许，至是该贼目遣人通款，伏地涕泣自陈，臣玉麟察其情词可信，令与伪辅王余党自相攻斗，始许之降。初二日，率师前往受降。及至西门外，烟焰上腾，杀声未绝。杨友清率众扣马告曰，伪辅王府余孽有变，顷已计斩之矣。于是入城安抚，悉遣降众。是夜略地而东，并取固城一镇。此九月二十七，至十月初一日，水陆连破七隘，初二日收复高淳县城之情形也。

自太平旌德背盟叛去之江申二酋下窜东安镇，图与伪匡王赖文鸿合股。易开俊以旌城初复，贼未远飏，利在速战。而又虑广德抚议未成，仍为该二酋挟之以叛也。乃遣降人彭国钧间道入广德驰谕招之。一面部勒营伍，于初三日度环云岭，将抵东安镇市口，贼馆如云，散布村落间。欧阳廷、易致中步队，及萧章开骑队，腾掉而入，所遇辄殪。隔岸贼援涉水来争，又得陈裕英等渡河抄击。陈名钰等沿河兜剿。贼受大创，哄然而溃。维时宁郡守将刘松山，方扬队于白果树、汤村、何村一带，诶知株木店增贼四五千众，悉自东安镇战败而来。乃引军突出截之。贼正传餐将发，不虞我兵猝至。悉无斗志，弃釜骇奔。刘松山亲督各勇，驱出广德大路，旋即移师东向，将攻宁国县城。贼赖文鸿先经闻风宵遁，而易开俊所派之陈裕英等旗适至，遂与刘松山会复城池。初四日，彭国钧返自广德，引降将郑魁武部众万余人，诣东安镇军前乞降。易开俊晓以大义，简留一营，余则概予资遣。惟郑魁武举众来归，广德一城又为江会义、申法喜叛党乘虚窃据矣。此十月初三日，收复宁国县城之情形也。

初新河庄既克，尚有东夏四垒，为建平东坝之枢纽。初八日，鲍超令冯标、周有胜、王衍庆等，屯军曹塘，进攻东夏。贼恃墙阔濠深，坚伏不出。冯标摩垒而进，手刃悍酋。周有胜、王衍庆，率众争抽鹿角齐登。一垒平，而众垒俱下。自是东坝守贼黎立新等，上书

水营，请为内应。建平守贼张胜禄等上书陆营，请献城池。定议建平抚事使冯标任之，东坝之战事则鲍超与臣玉麟同任之。初七日，臣玉麟率水师八营，及吴坤修、刘祥胜等旱勇六营，鲍超亦率马步十三营，合趋东坝。见上坝、高峙三大垒，坝后筑有伪城，横亘数里。正议分军立寨，伪随王杨柳谷驰告，垒贼梗命，杨辅清为谋主，乞速进兵，以践黎立新之约。鲍超即令谭胜达、李文益、熊铁生、黄海青、孙得友等绕垒围攻。臣玉麟亦令喻俊明、唐敏义等五营依护吴坤修、刘祥胜各队，直出垒下。适臣岳斌飞桨而来，督令李济清、王仁和、罗宏裕等，专向水路助阵。战不逾时，歼贼盈千。贼多逾垒而逸者，杨辅清从乱军中败往溧阳，而杨柳谷立献伪城，乃克东坝要隘。东坝复，而建平之捷书亦至。自冯标入境宣谕，张胜禄等十二人，感极涕零，矢志不贰。即于是日斩伪跟王蓝仁得，举城以降。建平复而溧水之降书又至。踞溧水者为杨英清，党众万余，愿缴军械各散回籍。十二日，臣玉麟会同臣岳斌带队进城，温词抚慰。尽资之行，不复稍留降众，另立新营。此十月初七至十二等日剿抚兼施，克复建平溧水二县，及东坝一隘之情形也。

伏查江皖接壤之区，以东坝为最要关键。仰赖天威震叠，誓服群酋，旬日之间，收取四城，并夺东坝重险。臣国藩现檄鲍超全军，驻守东坝，保此三省扼要之地，即为附近游击之师。檄派王可升守溧水，李榕守建平，洪容海守高淳，朱品隆、喻吉三、两军分守青阳、石埭、太平三城，易开俊、刘松山两军分守宁郡、旌德、泾县三城。此外无兵可拨，以故广德一州未能进剿。宁国一县未能置守。致皖南不能一律肃清，愧歉实深！诸贼目革面自新，有裨全局，似宜宥其罪，而并录其功。合无吁恳圣恩准将杨柳谷、郑魁武、张胜禄等三人赏给都司虚衔顶带，杨仁义、黄儒绣、李明魁、黄勇发、江元泰、陈永爵、董明玉、汤桂风、陈世青、周珍金、汪保发等十一人，赏给守备虚衔顶带，以昭激励！其余大小头目，可否酌给虚衔？此次，在事出力人员，可否容臣等查明并案保奖之处，出自鸿施逾格！

至阵亡各员弁，均俟一并确查，汇案请恤，所有官军剿抚并筹，迭复各城隘缘由，谨缮折由驿五百里具奏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。

李世忠军破苗圩复怀远县折

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

奏为提督李世忠率师入淮，迭破苗圩，会复怀远县城，恭折汇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自苗逆倡乱，连陷寿州、颍上、怀远各州县，围扑蒙城，分伺临淮。李世忠以临淮为中原枢纽，未可为贼所伺，乃由滁州驰檄讨苗，誓师前进。派朱元兴、李显发等各带数千人，先后赴援临淮。仍亲督大队，移驻五河，以为之继。九月二十三日，我军循淮河南岸而上，道出刘府、考城、灰沟一带，旋据姚家湾练总姚绍珍率众来助，李世忠即令遍谕各圩，许以自新。于是淮南北之风闻反正者，百有余圩。惟寿州中心渡之东乡，有柏家圩，尚为苗党死守。十月初三日，李世忠由石头埠催队猛进，逾时平之。初八日，行次中心渡，自东迤南，引军绕圩而过。不料圩中枪炮突发，损我军士二十余人。李世忠谕知该数圩，悉皆寿城贼渠李万春之党，即飭各营分道围击，使贼不能相顾。尽举十四圩，又平之。次日我军所至，且剿且抚，计毁八圩，收十数圩并于十一日，攻克小石墩集六圩。该集之西，曰夏家寨，寨中悍贼所聚，濠深墙峻，猝不易攻。李世忠先令陈自明、李显安等，率队直前，诱贼出寨。俄见贼负长枪，争先迎拒，火机所触，发无不中。乃令李显发抄出贼后，朱元兴、蒋立功等分两翼斜刺而入。贼知不乱，返奔而入寨。我军追至濠边，缘墙欲上，诂贼守御益严，先登者中枪辄蹶。十二日各勇填濠纵火，烟尘蔽天。守寨之贼不及燃炮，众军已攀旗而登，锋刃环加，鲜有脱者。夏寨既破，寿东附苗十一圩，亦皆不战而溃矣。二十二日，李世忠

既派李显爵带炮艇出蚌埠，击贼获胜。闻蚌埠守贼张士端，举众就抚。计怀远一城必可袭而取也。遂于二十七日，督同李显发、朱元兴、蒋立功、陈自明、李显安等，舍寿州而转趋怀远，与唐训方会师于城下。未几城贼自乱，喧声突起。我军知其内变，乘势急攻。贼即拔关出降，长跽道左。各军整队而入，立将县城收复。节据江南提督李世忠呈报前来。

臣查逆练苗沛霖称兵复叛，迭陷城池，据有长淮形胜，屡以甘语诡词煽诱李世忠。乃李世忠赤心报国，作严檄以诛苗，申大义而誓众，毅然以讨贼为己任，亲率万数千人，削平四十余圩，收复名城。此次僧格林沁大兵南下，苗逆立刻授首！诚如疾雷破山，无坚不靡。而李世忠剿平各圩，能使苗党纷纷返正，实亦有裨大局！除该提督部将李显发、李显爵业由抚臣唐训方另折奏请奖叙外，应恳天恩俯准开复李世忠革职留任处分，以昭激励！其余出力员弁，可否容臣查明酌保之处，出自圣裁！所有李世忠一军，剿抚诸圩，收复怀远县城缘由，谨缮折由驿五百里驰奏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。

近日军情片

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

再近日军情。曾国荃雨花台一军，于十月初五六等日攻克淳化、解溪、隆都、湖墅，三岔镇五隘，破贼二十余垒。金陵城东百余里内，一律肃清。遂于十五日进扎孝陵卫，城贼运粮之路业已断绝。惟城内贼数尚多，其气尚固。我军于四月间，开挖地道，直至十一月初五夜始得挖成，用火药轰陷十余丈。该逆内筑月城，下穿横洞，竟能抢堵缺口，我军阵亡三百余人，伤者更多。

苏州克复而后，闻伪忠王之计，将入金陵挈洪逆首以出甯。臣观洪酋之强悍，未必肯弃金陵而甯他处。目下当以全力谋破坚城，

一面布置各军，分堵上游。事机愈顺，图谋愈不可不慎。

长淮一带，蒙城解围，苗逆授首。蒋凝学、成大吉等，进取颖上，于十一月初二三等日攻毁近城七圩。该城头目方长华乞降，不许。乃斩苗景和、苗景花以献。次日，遂复县城，毛有铭初四日进攻正阳关，苗党朱万隆遣人乞降，适僧格林沁遣将康锦文，富明阿遣将程文炳，前来招抚，遂会同纳降。收复正阳关城。

又据李世忠咨报二十九日派何璜收复下蔡，获苗逆妻子五人。二十日派朱元兴收复寿州等语。臣查寿州下蔡去僧格林沁大营最近，当已遣将先行招抚。除俟接到僧格林沁、唐训方来咨，另案续报外，合先附陈大概，驰慰宸廑！伏乞，圣鉴！谨奏。

李续宜病故遗书代陈折

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奏为前任安徽抚臣病故，遗书节录代陈，恭折奏祈圣鉴事。

窃臣接据湘乡来函，前任安徽抚臣李续宜于十月二十八日，在籍病故！其前一日，该抚自作遗书寄臣，中有云：“伏枕自揣，决无生机。续宜死何足惜？所最难安者，两朝之恩未报！老父之养未终！发逆蔓延，苗逆猖獗，敝部二万人，分驻皖省，一切全赖主持。续宜卧病家山，奄奄待尽，心事未了，死不瞑目。前数日，原拟将未了事宜，力疾为一遗表。乃构思未就，遽尔病革。一息尚存，遗憾何极，伏恳具疏代达鄙忱，上谢圣朝高厚之恩，略表图报来生之意”等语。

臣查该故抚李续宜以书生从戎，咸丰三四五年，帮办其师罗泽南营务，六七八年，帮办其兄李续宾营务。战胜攻取，无役不从。臣与胡林翼皆知其才足以独当一面。劝令召募新军，别树一帜。李续宜坚不允从，故数年功绩为其兄所掩，未予优奖。直至八年之冬，李续宾殉节三河，李续宜始涕泣誓师，代领其众。九年夏间，逆

酋石达开，拥数十万众，围攻宝庆，九十余日，李续宜自鄂驰援，一战而解，威望由此大震，恩遇因之日隆。未及一岁，由道员洊擢巡抚，回援湖北，连克两府，五县。李续宜犹以骤膺重任，不克上酬国恩，下雪私仇为耻。圣主御彻李续宜调任鄂省，再抚皖中，旋授钦差大臣！异数迭稠，密谕肫诚，李续宜每与臣言，自以新进之臣，谬受腹心之寄，恩重报轻，惶悚无地，逮丁忧以后，赏给治丧银两，派地方官经理，诏许回籍，屡次展假。受恩愈渥，图报愈切。而病亦愈深不可为矣！自李续宜带兵以来，兄弟皆以洁清自矢，廉俸薪资，悉供军用。家无长物，环堵萧然。李续宜每谓区区介节，不足以言报称！古有没而结草以酬恩遇者，李续宜临终遗书，殆出至诚。臣盖于其平日信之也。

李续宜之入皖也，与袁甲三志同道合，皆以锐意讨苗为己任。袁甲三弥留之际，亦尝有书遗臣，嘱臣慎益加慎，勿轻苗逆为易剪，勿视淮地为易收等语。有苟偃付托士勾死不瞑目之风。今苗沛霖伏诛，淮甸澄清，该两臣赍志以终，不克亲历行间，一抒生前之忠愤，尤为可悲！可悯！除袁甲三业已加恩褒恤外，李续宜应得恤典，例由湖南抚臣入奏，臣不敢妄有陈请。特其临终遗函，悻惻哀痛！理合专疏驰报，代达劳臣恋阙之忧。所有接据前抚臣病故遗书，节录代陈缘由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。

钦奉谕旨复陈四条折

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

奏为钦奉迭次谕旨，恭折复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自本年入冬以来，苗逆就诛，苏垣克复，东南军事大有起色。惟剧寇未除，反侧难安，可虑之处尚多。屡蒙诰诫精详，指示机要。计十一月十一至二十二等日，奉旨飭查及垂询各事宜，谨一一分析条列，详对如左：

一、恭奉十一月十一日諭旨，壽州收復之後，李世忠所部進城擅殺守門勇丁五名，又于圍攻下蔡時，因宋慶不肯讓給，調隊攻打，爭功啟衅，實屬不成事體。飭將啟衅根由，秉公查辦一節。臣查陳國瑞與李世忠構衅，彼此各執一詞，據陳國瑞稟稱：“派副將康錦文帶同苗景開等于初一日攻克壽州。初三日，有李世忠營將領進城，即殺守門勇丁五名，康錦文整隊迎敵，立將李營隊伍逐出城外，生擒五十餘名，內有已保提督之蔣立功一名”等語。據李世忠呈稱：“派朱元興等前往收復壽州，不料被苗景開將記名提督朱元興、杜宜魁二員，同時殺斃，尸在壽州月城之內。又派蔣立功前往收復正陽，行過壽州，被人誘入城內。宋慶、康錦文，將提督蔣立功鎖押”等語。僧格林沁初次具奏稱，李世忠所部擅殺守門勇丁，其時但據陳國瑞之稟，尚未接李世忠之稟。厥後接到李世忠稟件，知陳國瑞部下宋康二將有鎖押蔣立功之案。其所帶之苗景開，又有殺斃朱元興、杜宜魁之案，情節尤重。僧格林沁寄臣一函謂兩造各執一辭，已咨唐訓方查辦矣。唐訓方旋亦寄臣一函，謂：朱元興、杜宜魁與宋慶、康錦文先後同入壽城。彼此互爭，互有殺傷。今李世忠咨稱朱杜死于苗景開之手，應即殺苗景開以議抵，先了此案等語。以臣愚見觀之，苗景開本系苗沛霖親屬死黨，即無殺朱杜二人應抵之案，亦在萬不可赦之列。宋慶雖稟訴蔣立功擅殺門卒，然互爭之時，殺傷實亦相當。又于李世忠部下之提鎮擊斃二人，鎖押一人，當不至更有余怒。李世忠不敢歸咎宋慶等，而指名系苗景開所殺，又恐其部下滋事。急急帶隊回潁，是尚無尋仇生衅之意。若果殺苗景開以慰之，必且感而兼畏，不至更有后言。此案由唐訓方悉心查明，僧格林沁就近判斷，自可處置妥善，兩得其平。至下蔡之役，系李世忠部將何璜先入，苗眾雖降，而尚未獻寨。逮宋慶、康錦文挾苗景開而來，賊始舉寨以獻。當時互爭斗殺，在所不免。何璜旋即退至龍王廟，尚無始終爭執情事。謹就微臣所聞復陳梗概。其詳細情形，應由僧格林沁、唐訓方查明擬結。

一、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谕旨垂询：正阳收复之时，道员蒋凝学何以有争夺开炮，致伤兵勇之事。飭令查明，据实奏闻一节。查正阳关城本系毛有铭会同康锦文、程文炳，于十一月初四日前往收复。维时蒋凝学、成大吉两军尚在颍上，未知朱万隆先已献关投诚。初六日，移师至正阳，隔河立营，正拟搭造浮桥，而关上陆军，河下炮划，已群起轰击。蒋凝学等但知朱万隆尚在城内，以为苗党之出拒官军也，不得不开炮还击。盖康锦文自寿州而往在正阳之东。毛有铭自六安而往在正阳之西南。蒋凝学自颍上而往，在正阳之西北。三者各不相谋，当彼此互击之时，不特康锦文官兵在关城之内，蒋凝学不得而知；即毛有铭湘军在关城之旁，蒋凝学亦不得而知也。旋经毛有铭飞骑驰告，彼此各自收队，究竟浮桥未成，并无一人渡河。蒋凝学所禀伤亡六十余人，康锦文所禀伤亡二十余人。臣窃以为皆不可信。顷据唐训方来咨，有亲赴正阳，细加访察，实因两下未及知会，并非有心寻衅等语。揆厥情形，尚属可信。唐训方业经咨呈僧格林沁，免其查办，臣即日亦当具咨，详述一切。

一、恭奉十一月十五日谕旨，鲍超全军现扎东坝，此时溧水已复，自应进图句容，以断忠逆救援金陵之路一节。查溧水迤北为句容，而迤东则为溧阳。该处去东坝较近，实伪侍王李侍贤之老巢。十一月十二日，侍逆纠党五、六万众，分屯梅渚，距东坝、建平各四十余里。十四日，进犯建平，守城将士一战却之。又转趋周城、社渚一带，于二十五日猛扑溧水。守将王可升彻夜登陴，力战却之。近据谍报，忠逆由金陵退入句容，旗由句容、潜入溧阳，与侍逆合股，意在分扰溧水建平，夺我东坝一关，并图上窜。东坝为江皖浙三省关键。鲍超正须以全力争此要区，暂不能进取句容，以合金陵之围。其句容而外，论者又谓宜急取广德，肃清全皖，扼贼上犯之路。臣以广德易取而不易守，鲍超既力扼东坝，更无他军可当广德一路。句容，广德之不能早争先著，盖臣之力薄，而心弥歉耳。

一、恭奉十一月二十二日谕旨：寿颖各城均已收复，现只剿办

零星股匪，可以无须大兵屯聚。张得胜、蒋凝学、成大吉诸军均可移缓就急，分拨赴陕一节。查湘营之在皖北者有四：一曰蒋凝学，驻军颍州，及三刘集，进取颍上县城者也。一曰毛有铭，驻军老庙集，会复正阳一关者也。一曰周宽世，驻军六安州。分防迎河集者也。一曰成大吉，驻军三河尖，与蒋凝学同进颍上者也。此外，又有石清吉一军，驻防庐州，系多隆阿旧部，亦归臣处调遣。臣以皖北苗党就灭，群圩悉平，而忠逆又有上窜江西之议，皖南别无大支游击之师。乃檄毛有铭所部，移驻皖南，并调周宽世回守省城，而挽出安庆防兵与毛有铭同赴南岸，为江皖交界游击之师。其成大吉一军已准官文来咨，调赴鄂省，防剿三关一带。石清吉一军亦赴鄂省防剿小河司一带，将来此二军者，或久留湖北，或渐入陕西，应由官文酌度办理。臣所辖皖北之兵，除调出四军外，仅留蒋凝学数营分防颍州六安等处，暂时未可轻动。

以上四条均系近日奉旨查询之件，理合逐款条对，由驻五百里驰奏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谨奏。

恭谢天恩并陈近日军情折

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奏为恭谢天恩，并陈近日军情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接准江苏抚臣咨开，李鸿章奏克复苏州一折。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四日，内阁奉上谕：“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遣将助兵，克复名城，著交部从优议叙等因。钦此。”当即恭设香案，望阙叩头谢恩。伏念臣忝督两江，才识短浅。庚申、辛酉两年，方以经营皖事，愧不能调将分兵，早达苏境，以慰吴人云霓之望，而纾朝廷宵旰之忧。逮壬戌年，疏荐李鸿章率师赴沪，又愧不能多拨得力之营，同赴履危险之地。维时所遣之将，陆军仅程学启一人，系曾国荃拔诸降众之中，信其谋勇寡俦。水军仅黄翼升一人，系臣奏统

舟师之员，信其忠诚可恃。此外如潘鼎新、刘铭传、张树声、吴长庆、张遇春等，皆臣与李鸿章商同遴派之将，自李鸿章抵沪以后，臣即未续拨一将，续助一兵，今夏派李朝斌太湖水师东下，沪中之局已大定，威已大振矣。苏州功绩之成，乃由李鸿章秉承圣谟，独摅忠悃。每当艰险之际，恒匹马以当先。或遇绝续之交，持孤注以争胜。用能转危而为安，远攻而近守。臣自愧谋略之不如，亦并为始愿所不及，更复何功可言，何劳可录。不图圣泽旁敷，优加甄叙。闻命之下，感悚交并。纵愚诚之勉竭，觉报称之弥难。

自苏州克复，伪忠王即带数万人援救金陵，到城已近五十日，尚未猛扑官军营垒。近据李鸿章来函：“闻忠逆以溧阳至饶、景数百里，处处乏食，颇以裹粮急趋为难。”又据鲍超来牒：“探报侍逆将亲率悍党，裹二十日粮，蓄意由长兴、广德、宁国一带，上犯江西。先据产粮之区，以俟忠逆续至。”各等语。臣窃计忠、侍二逆，既不能各保分地，又不欲苦援金陵，诚非自皖入江，别无图存之策。从广德、宁邑上窜江西，约有两路。西路由旌德、太平、石埭以窜饶、景。东路由昌化、淳安、开化以窜玉山。西路之防，臣已派兵坚守泾、旌、太、石、青、池六城。东路之防，必由浙境经过，臣已飞咨左宗棠、沈葆楨，分别扼守，以期节节堵遏，力保上游完区。其金陵洪逆老巢，贼气尚固，粮食未竭。臣弟曾国荃日夜尤灼，臣囑令不求速效，但求稳慎，以期仰副圣主廑念南疆、谋出万全之至意。

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并近日军情，谨缮折由驿具奏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谨奏。

卷二十

淮南盐运畅通力筹整顿折

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

奏为淮南盐务运道畅通，力筹整顿，以冀规复旧制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于上年九月二十二日覆奏京仓需米折内，曾将筹办南漕情形，略陈大概在案。伏查淮南盐课甲于天下，自长江梗阻，引岸废弛，迭经前督臣于咸丰四年奏办，就场抽税，贩户下场捆盐，收课甚微。又于七年奏改设局征税，令水贩就栈采买，稍有成效。但每年所征课银，较全盛时，尚不及十分之一，总因楚西引地未通，盐无去路，是以课无来源。现在江路肃清，运道畅行无阻，所有楚西各岸，自应赶紧设法，运盐济售，力图整理。而筹办之难，大端有二：一在邻盐之侵灌太久，西岸则食浙私粤私，而兼以闽私。楚岸则食川私粤私而兼以潞私。引地被占，将及十年。民既借此以济食，官亦借此以抽厘。积重难返，久假不归。势不能骤行禁绝。一在厘卡之设立太多，淮盐出江，自仪征而金柱关，而荻港，而大通，而安庆，而华阳镇，以达于楚西，层层设卡，处处报税。均以盐厘为大宗。诸军仰食，性命相依，势不能概行裁撤。臣博访众论，核定新章，按切今日之时势，仍仿昔年之成法。大致不外乎疏销。轻本、保价、杜私、四者，请为我皇上粗陈其略：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，淮盐不能与之相敌。江楚百余州县，遍地皆是，查之不胜其烦，堵之且恐生变。计惟重税邻私，俾邻本重而淮本轻，庶邻盐可以化私为官，而淮盐亦得逐渐进步。现已咨明，湖广江西各督抚，将邻

私厘金，酌量加抽，听邻盐与淮盐并行不悖。譬之田产，被客民占据，田主初归，姑与客分耕而食。待至淮运日多，销路日畅，然后逐占田之客，申邻盐之禁，此疏销之略也。近年楚西之盐，每引完厘约共在十五两以上。所分济者，下游为都兴阿之饷，冯子材之饷，李世忠之饷，上游为臣与官文部下之饷皆万不可停者。臣与各处咨商，盐厘不能全停，未始不可暂缓，除扬镇两防，宜照旧额外，其余未始不可少减。

臣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，今改为到岸售销后，汇总完厘，分解各军。前之收十五两有奇者，今改为楚岸每引抽银十一两九钱八分，西岸每引抽银九两四钱四分，皖岸每引抽银四两四钱。既减厘以便商，又先售而后纳，此轻本之略也。商贩挟资求利，无不愿价值常昂，保而勿失。然不由官为主持，往往见小欲速，跌价抢售。其始一、二奸商零贩，但求卸货而先销，不肯守日而赔利。其后彼此争先，愈跌愈贱，如风卷潮退，虽欲挽回，以保成本，而不可得。官与商俱，受其害。现于楚西各岸设立督销局，派委大员，驻局经理。盐运到岸，令商贩投局挂号，悬牌定价，挨次轮销。时而盐少，小民无食贵之虞；时而销滞，商贾无亏本之虑；此保价之略也。盐法首重缉私。大多私枭，明目张胆，犹不难派兵捕拿。最易偷漏者，包内之重斤，船户之夹带，所谓官中之私，查禁尤难。现经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，每引正盐六百斤，分捆八包。每包另给卤耗七斤半，包索三斤半，共重八十六斤，由臣刊发大票，随时填给。并于大胜关，大通，安庆，等处，派员验票截角。如有重斤夹带，立即严加惩究，提盐充公。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。亦必另给税单。苟无单而贩私，即按律而科罪，此杜私之略也。兹四者，均就目前之要务，及道光年间之成规，参酌而损益之，无论官运，营运，悉照商运一律办理。至应完课银，因盐厘为数过重，未能遽议加增。仍照咸丰七年奏案征收。向来盐课按半年奏报一次，今拟将各处汇收之厘，亦分上下半年随课并报，以便部臣有所稽考。惟兵燹之余，

户口大减，以今日之民数，照承平之引额，恐运销不及一半。加以邻私充斥，挽复非易，殷商绝少，招来尤难。能否渐有起色，殊无把握。臣惟有督飭署运使忠廉，实力讲求，以期国课、军需、两有裨益。所有淮南盐务运道畅通，力筹整顿缘由，理合恭折具奏，伏乞，皇太后、皇上圣鉴！训示！再：淮北以盐抵课，紊乱旧章，疲坏已极！经部臣奏奉谕旨，飭令设法办理。容俟办有头绪，另行覆奏，合并陈明！谨奏。

近日军情折

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

再：近日军情，金陵城中积粮未罄，仍为负隅死守之谋。另股分扰上兴埠，力山，柘塘，等处。十二月二十八夜，窥犯溧水。该城守将王可升登陴防御，贼不得逞。伪侍王勾结堵逆黄文金，及广德余党，于正月初二日由宁国县上窜。初六日已至绩溪，人数颇多，势甚剽疾。意在冲过徽州，直上江西。沈葆楨探得贼势趋重东路，于腊底调韩进春五千余人，移防玉山，调席宝田等军万人移防婺源。臣亦调毛有铭一军由安庆过江，驰赴休宁，均为江皖交界游击之师。惟连日大雪数尺，各军不能成行。未知果不落后著否？深为焦虑！合将大概情形，由驿附陈，伏乞，圣鉴！谨奏。

官军攻复绩溪并在歙胜折

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七日

奏为贼窜绩溪，旋经官军攻复，并在歙南截剿获胜，恭折驰陈，仰祈圣鉴事：窃伪侍王李世贤贼党，由宁国县窜入绩溪。臣于正月十二日，附陈大概在案。自新正以来，徽州等处探报，均称侍逆拥众上行，将由徽浙以窜江西。溧水等处探报则称侍逆尚在溧阳，将

攻溧水。以救金陵，二说互异。臣令各路禀报参观，则窜徽者，侍贼之党羽也。约分四枝，以一枝趋绩溪。以一枝趋绩属之大石门，转向歙县南乡。以二枝趋浙江之昌化，上窥遂安。正月初六日，绩溪既陷，贼即延踞雄路孔灵等处，意将直扑徽州府城署。皖南镇总兵唐义训，于初八日率所部八营，自徽城，出扎吴山铺，分驻新管地方。俄有红衣悍酋，带马步贼队，层层拥至。我军列阵迎战，伤贼马二骑，斩执旗贼数人。唐义训乘贼少却，催军逼剿，自龙塘以达雄路，尽毁贼馆。贼向绩城孔灵两路退走。回顾各山贼旗展动，恃有后援，旋马转斗。我军奋力猛击，斩馘尤多。比及日晡收军，适左宗棠部将王开琳，督带老湘营自屯溪驰至。唐义训与之商定，次日会师进攻。初九日，王开琳率队由临溪大路进，唐义训率队渡过临溪对河，与贼战于孔灵，阵斩百余贼，追袭十数里，将为薄城之计。王开琳自临溪驱贼，至七里牌，逾卡而登，直抵城南一带。贼遽返走入城。唐义训麾兵夹击。斜入城西，城贼由东北两门遁出。诸将士乘胜并进，驰剪尾股，立复绩城，仍回临溪下寨。此正月初八日击败雄路股匪，初九日会复绩溪县城之情形也。

维时贼之在大石门者，已由大岭窜至鸿琴，七里贤，方村，等处，系歙之早南乡，距城三四十里。其在昌化境内，已由白牛桥，窜过威坪，街口。大周园等处，系歙之水南乡，距城亦只百有余里。王开琳以贼注南路，虑越休宁斜窜而上也，引军回驻屯溪。唐义训则出佛岭及南源口，以截之初十日，唐义训前队既发，谗知大周园下游有贼过河，急挥后队，冒雪追及忍寒决战，颇有歼擒。旋闻绩溪败贼并聚于鸿琴，七贤。各村落，不可不移军往剿。是夜驻师南源口，十一日风雪转厉，唐义训部队迤迤而进，贼不虞官军之骤至，惶遽失措，多有蹲伏雪中而就戮者。流血没胫，雪泥尽赤。我军入村搜捕，俘执其酋，诛夷冻馁之匪，不复成伍。十二日唐义训迎击昌化。另股，十三日追剿深度零贼，沿途抄杀。正拟进取街口，威坪一路。詎北路之贼，已窜往遂安，所属之郭村，而王开琳屯溪一